



小说

“快来看啦，我老婆偷人啊！快来看啦，我老婆偷人啊！……”半夜时分，屋外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喊叫声。

很快，四周的住宅楼里亮起了好些灯光，随即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向外张望，接着还有人走出门洞来看热闹。

让人扫兴的是，刚才的喊叫这时已经连同那急促的脚步声一并融进了溟濛的夜色中，恍惚间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是一个老旧的国企住宅区，内面既无保安也没人专事清扫、维修工作，杂乱的大院里路灯稀疏，原本平

呼唤

□曾勇

整的水泥路面因为年久失修早已变得坑洼难行。昏黄的灯光下，出屋看热闹的人自然是懒得走远去探询，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几句便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同样的时间里，隔三差五的，又有人在屋外喊叫着同样的内容。出屋追寻，照样声源难觅。人们不由得心生疑窦：不知小区里究竟是谁家发生了风流故事；或者与此根本就不搭界，而是有人闲得无聊，故意恶作剧惊扰他人睡眠；抑或近来有谁精神失常，并且往往是在夜深人

静时病情难以控制，以致跑出屋来胡言乱语？……

于是有一日晚上，当屋外再次响起那动人心魄的喊叫时，便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迅速冲出了屋，这是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心里疑惑中夹裹着恼怒，他们出屋后从不同的方向包抄过去，最终将那令人生烦的肇事者逮了个正着。

原来，这事系小区门口那废弃值班室里的那个外地农民所为。这人五十岁出头，在附近街道收费看车。经协商，人们让他以帮小区门前扫地抵

租金住在值班室里。这时见人们黑着脸追随着他来到值班室前，这人才不得不解释，说他这么做，是因为小区里进了贼，考虑到小区失窃有可能冤枉到自己头上，他只得使出这一招。

“来了贼你喊捉贼就是，干吗要说老婆偷人啊？”大家七嘴八舌没好气地质问。

“这不也是没办法嘛！以往来贼时，我不是喊过捉贼吗，可你们哪个出来过？”对方不无委屈地说，“为这有一次我还被贼打过，说我多管闲事……”

众人闻言立刻哑了声：此时此刻，大家分明记得，之前的一些晚上，确实有人喊过捉贼，但因为不愿惹麻烦，当时谁也不曾出屋，只是起床检查了一遍自己家，看门有没有横上栓、窗户是否已经关严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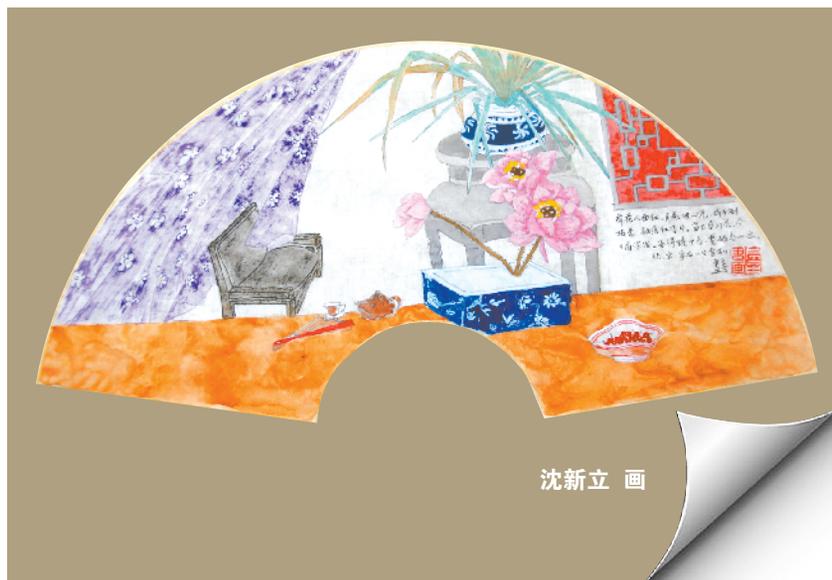
翠楼吟

秋进野鸭湖

□崔惠斌

淡笼飞烟，琼湖碧落，迎来绝色天赐。鳞波闻度曲，听高爽流歌轻吹。层林多丽，看草木新黄，芦花初穗。寻芳卉，暗香垂露，悄风和细。

湿地。幽水仙踪，羨带儿携女，任从嬉戏。尽悠闲百鸟，见欢悦啾啾声里。怡然情味。仗日魄丹精，繁生灵气。人何醉？寄怀心语，作成秋意。



沈新立 画

唱给永定河

□赵国培

曾经的你啊
永定河，
被岁月册封“无定”
是条浑河！
温顺时，
朝观霞光扮美
夕摄彩虹羞涩，
笑扬一脸活泼
福撒每处村落。
狂躁时，
野马脱缰
凶煞恶魔，
将美景卷跑
把丰收吞没。
沉寂时，
收敛起本色
胸膛跑马行车，
忍看生灵煎熬
甘任禾苗饥渴

如今的你啊
永定河，
令人刮目相看
绽放太多亮色！
坦荡的襟怀
奉献爱的酒窝，
十五里长岸
扎营景园座座。
广采中外精华
汇拢南北特色，
集合八方芬芳
荟萃万般红火！
好一个盛世博园
恣一个美字道得！

永定河啊永定河
你流淌多少传说！
你在我身旁吟唱，
更在我心田欢乐。
千万笔精彩
描绘不尽你的风韵，
万千曲颂扬
礼赞不尽你的壮阔。
多少深情宏愿
多少愿望重托，
浓缩成三字经典
金光四射——
母亲河！

山泉

□安有平

清澈的山泉
静静的流淌
从亘古未变的心田
吐露出对大山的一腔衷肠
给大山的儿女带来了吉祥

清澈的山泉
默默的流淌
似母亲甘甜的乳汁

引得蜜蜂、蝴蝶徘徊徜徉
哺育了遍野的山花和牛羊

清澈的山泉
缓缓的流淌
像牵动灵魂的丝带
把人们的思绪延伸到远方
带回大山新的生机和希望

读书偶拾

□王克臣

一段，呵呵！”

后来，经历过一段无书可读的年代。于是，跑采购站，随意翻腾，用烂报纸换旧书。只要是书，见到什么读什么。古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即使文学圈里的书，不仅读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还读大部头的文学理论，绝不囿于某一门类。

再后来，才懂得应着力读大作家，读名著，中国的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俄罗斯的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欧洲的莎士比亚、巴尔

扎克、歌德，美洲的海明威、惠特曼……

从富矿里得多。
贫矿，费时费力，所得无几。
倘若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开掘被掩埋的垃圾呢？那么费力愈大，则受害愈多。

当然，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上来就啃大部头的名著，似也不妥。像游泳，总要由浅入深，先学会在浅水里狗刨儿，再到白浪滔天的长江大河中畅游。



随笔

自幼读书看报的习惯，已经养成，像吸烟人吸烟，成了瘾。所以，改变读书看报的习惯，好比让吸烟成癖者戒烟。

小时看书，多看故事书。历史故事，战斗英雄故事，寓言童话。总之，只要看过之后，能给旁人讲，凡是这样的书，能借到的都看。我是同伴眼里的故事篓子。因此，喜欢听故事的小伙伴特别多。时光虽已飞逝了几十年，乡音无改鬓毛衰，偶与儿时伙伴重逢，他们仍是笑呵呵地说：“再讲

